

# 司务长算帐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12397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司务长算賬（相声） ..... | 王志誠（1）  |
| 投遞員（相声） .....   | 楊达川（23） |
| 紅旗粮店（相声） .....  | 米文举（47） |

# 司 务 长 算 賬

(相 声)

王 志 誠

乙 今天是星期日，閑着沒事儿，(指甲)找和我一块儿参军的小馬儿聊聊天儿。

甲 我說小刘！这些天你可把我給想坏了。

乙 你干么那么想我呀？

甲 你看你，自从在新兵連把咱們俩分配以后，就沒見面。

乙 可不，都快俩月了。

甲 小刘！分配你干什么工作了？

乙 出操、上課、站崗……

甲 嘿！說半天我还管着你呢！

乙 管着我？这么几天，咱俩成了上下級了。

甲 不，我是說管着你吃飯。

乙 噢！你当了个炊事員哪。

甲 嗨！听你这口气，炊事員怎么啦？我鍋里不下米儿，你餓的干等死儿；我鍋里不添水儿，你渴的干张嘴儿；我炊事員不动手儿，你就別想动腿儿！

乙 对，我不吃飯活不了么。

甲 告訴你，这回参军我可来着啦！

乙 什么叫来着啦？

甲 我碰上个好司务长！

乙 干么碰啊，我們司务长也不错。

甲 都说我們司务长，是好党员，好干部，連队的好管家，战士的知心人。我最羡慕他的是，他一技之长。

乙 你們司务长有什么特长？

甲 他会算賬。

乙 废话！不会算账能当司务长么。

甲 一锹煤，一个西红柿，一个豆粒儿，都叫他算的价值千金！

乙 那你们连才富裕哪。

甲 我第一次学着做饭烧火，一进伙房门儿，我就感觉到，真不愧是革命大家庭！

乙 怎么哪？

甲 光锅台就那么多，锅台足有半人多高，灶火门儿比我们家那口小锅还大呢！

乙 你这量锅台来了。

甲 我们班长说：“小马！你看着点火，我去淘米去。烧煤就烧灶火门前这一堆儿，可省着点儿烧。”

乙 对，注意节约。

甲 班长走了以后，我一想不对呀。

乙 哪儿不对呀？

甲 那么一大锅水，这么一小堆儿煤，用锹

撮都撮不滿，能做熟飯么？

乙 你問問班長啊。

甲 甭問。我們連有的是煤，我拿着鉄鍬，到外邊大煤堆上，嗤！就是一家伙，對着灶火門兒，喇！

乙 他倒舍得了。

甲 我低頭一看灶火門兒，就听轟的一聲，火苗兒順着灶火門口，直扑我的臉門而來！

乙 燒着沒有？

甲 把眉毛燎掉半截！

乙 你瞧這懸勁兒！

甲 火大熟的快，拿着鉄鍬，到了外邊，嗤！又一家伙……

乙 等會吧，還填哪！

甲 我刚想往灶火里填，就听后邊喊：“慢點填！”

乙 誰呀？

甲 我們司務長。這一鍬煤，把司務長疼壞了，他說：“親愛的同志！咱這是做飯，不是燒窯哇！你怎么一鍬一鍬往里捅啊！”

乙 本來就不該那麼燒么。

甲 他說：“小馬！你知道這一鍬煤有多重么？”“我照煤堆就是一家伙，誰知有多重啊？”

乙 你怎么不稱稱呢？

甲 他說：“不論干什么活兒，心里要有個數兒，按咱們連節約百分之四十的燒煤計劃，一天只能燒六十六斤六兩。”

乙 可真够省的。

甲 我說：“司務長！咱們連這麼多人，燒煤還論兩啊，我們家三四口人兒，還論簸箕呢！”

乙 噫！老提你們家干什么呀！

甲 司務長說：“小馬呀！革命家庭越大，人

口越多，越得省着点儿，要不浪费可就大了！”

乙 就是么。

甲 “小马！你想啊，烧煤要烧超了支，就得从咱连菜金里出，同志们应该吃到肚子里的东西，都填灶火膛里烧了，多叫人心疼啊！”

乙 太可惜啦！

甲 我说：“司务长！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些问题呢，怪不得咱连伙食搞的这么好，闹半天跟烧煤有关系呀！幸亏你教育了我，要不，老照我那样烧煤呀……”

乙 啊？

甲 “全连得天天跟我喝菜汤！”

乙 我看也是。

甲 到了晚上，班长叫我学磨豆腐，刚磨完豆腐，司务长又来了，手里还端着个灯。



乙 端灯干么呀？

甲 看看磨道里丢黄豆了沒有？

乙 丢了沒有？

甲 你說他眼神多好吧，就丢了一粒黄豆他还撿来了。

乙 那可真够仔細的。

甲 他把那颗黄豆粒儿往我手心里一搁：“小馬！你說这颗黄豆粒儿，有多重啊？”

乙 那才有多重啊。

甲 我一听就抓了！

乙 抓了瞎？

甲 咱俩上中学的时候，学了那么多几何、代数，你算过一粒黄豆有多重？

乙 沒算过。

甲 我手托黄豆粒儿，左思右想， $X+Y$ 、 $Y+X$ ，算过去算过来，我才算出，一粒黄豆等于——

乙 多重？

甲 不知道。

乙 白算啦！

甲 我說：“司务长，一顆黃豆粒儿，攥在手里看着不着，裝在麻袋里显不着，擱在磨眼儿里还磨不着，我看没什么分量。”我們司务长一听，他乐了。

乙 你那是說对了。

甲 我說錯了。

乙 錯了？

甲 司务长說：“小馬呀！艰苦奋斗，勤儉節約是咱部队的光荣传统。黃豆粒儿虽小，能养成你勤儉節約的习惯，当你养成习惯的时候，你就把黃豆看成金豆儿啦！”

乙 一点不假。

甲 我說：“司务长！你真了不起，一顆黃豆粒儿，你算出来了个‘传家宝’，传家宝千金难买，我說代数里边沒这道題呢！”

乙 哎，你就別提咱那代数了！

甲 你別看咱參軍時間不長，跟司務長學習了好多从代数里學不到的東西。

乙 還學什麼了？

甲 還學會了買菜，吃西紅柿，一頓我能吃二斤。

乙 跟司務長學的？

甲 從小就會。

乙 我說呢。

甲 那天跟司務長進城買菜。來回路程四十里地，倆人一輛小車兒，他推着，我拉着，去的時候我這個高興啊！

乙 什麼事兒那麼高興？

甲 我心想，去了之後，跟司務長看看新城市，逛逛大馬路，餓了來碗面条兒，渴了來瓶汽水兒，从前心涼到后心，那才痛快呢！

乙 淨想好事儿。

甲 我想的倒不錯，誰知我們司務長進城之後，哪也沒去，直奔蔬菜供應站。

乙 先辦正事兒麼。

甲 我想：買完菜再逛馬路也不晚。等買完菜，司務長說：“小馬！你還有什麼事需要辦的？”我說：“沒什麼事兒，我想到街上溜躑溜躑。”

乙 你向司務長請假呀。

甲 司務長一聽我要溜躑，把小車把一抄：“走！”

乙 一塊去？

甲 “回連隊！”

乙 回來呀。

甲 我一聽，完了，別說喝汽水兒，連冰棍兒也吃不上啦！

乙 那才節約哪！

甲 司務長說：“沒事兒別瞎逛，逛慣了就浪費錢。”

乙 实話。

甲 我們俩推着滿滿当当两大筐西紅柿，走到半路正是晌午头儿，太阳就象个大火团似的！

乙 那可够热的。

甲 汗珠子噼哩啪啦直砸脚面。我們司务长推着小車，越走越有劲儿；我拉着小車儿，越走越泄气儿。

乙 你那是累的。

甲 不光累。头也晕了，眼也花了，腰也痠了，腿也挺了，嘴也干了，肚子也痛了。

乙 怎么这么多毛病啊！

甲 你別看这么多毛病，小車繩子可叫我給拉弯了！

乙 弯……你那是拉不动了！

甲 司务长一看我这神气儿，把小車一放：“小馬！休息会儿，吃点东西再走！”

乙 对！垫补垫补。

甲 司务长說着，伸手就往西紅柿筐里摸。

乙 摸什么呀？

甲 司务长准是看我渴了，要給我摸个西紅柿吃。

乙 对你多关心哪！

甲 他一伸手摸出个这么大的：“小馬！給你！”

乙 西紅柿？

甲 饅头。

乙 饅头哇！

甲 我接过饅头来一看，都晒裂口啦，一敲，棒！棒！直响！成饅头干儿了。

乙 那才解餓呢！

甲 看着饅头我愣神了。

乙 你愣什么呀？

甲 棒棒硬，怎么吃啊。

乙 看你娇的。

甲 我抬头一看司务长，大口大口地吃，我这还没张嘴儿，他一个馒头早下去了！

乙 人家那是吃惯啦。

甲 司务长说：“小马！吃啊，多香啊，比旧社会那糠蛋子，可好吃多了！”

乙 那是教育你哪！

甲 我一想，司务长能吃，我就不能吃啊！

乙 吃！

甲 咬了一口，光在嗓子眼里打转儿，不往下走。

乙 你那是渴了。

甲 我一想，有了，小车上那么多西红柿，干么渴着哇，馒头就西红柿更顺口儿。

乙 有那么吃的么！

甲 我拿起西红柿，刚想张嘴，司务长说：“小马！别吃。”

乙 怎么啦？

甲 我说：“司务长！你是不是叫我算算这

个西红柿有多重啊？这个好算，我吃了就给你算。”

乙 你算了再吃吧。

甲 司务长说：“不能吃，随便吃公家一个萝卜，一颗花生，一个西红柿，这不是小问题儿，咱要公私分明。你要渴了，我这行军壶里有水。你全喝了我也没意见。”

乙 喝水吧。

甲 水……不如西红柿甜。

乙 你瞧这馋劲儿。

甲 司务长说：“小马！你想，集体的东西，每个人要是乱吃、乱拿，咱还拿什么建设社会主义呀！”

乙 你看人家这水平！

甲 我一听建设社会主义，别说是西红柿，就是西瓜我也情愿不吃。

乙 这就对了。



甲 放下西紅柿，接过司务长的水壶。心里一高兴，一仰脖儿，咕嘟咕嘟来了个順流而下。說实話，这水比西紅柿还甜呢！

乙 又甜啦。

甲 甜是甜，把我們司务长可苦了呢。

乙 跟他有什么关系呀？

甲 我一高兴，把一壶水給喝光了！

乙 嗜！

甲 这一壶水沒白喝，小車繩子再也不打弯儿了。

乙 你有劲了么。

甲 我跟司务长，人不停脚，車不停輪，按时回到連队。

乙 到家了。

甲 刚到伙房門口儿，呼啦！跑来好几个新战士，尤其小赵儿，連窜带蹦，上来抓了个西紅柿：“小馬！我先来个嗜嗜！”